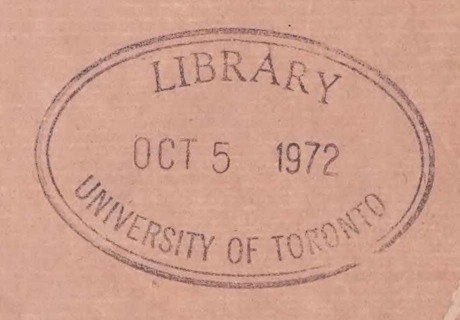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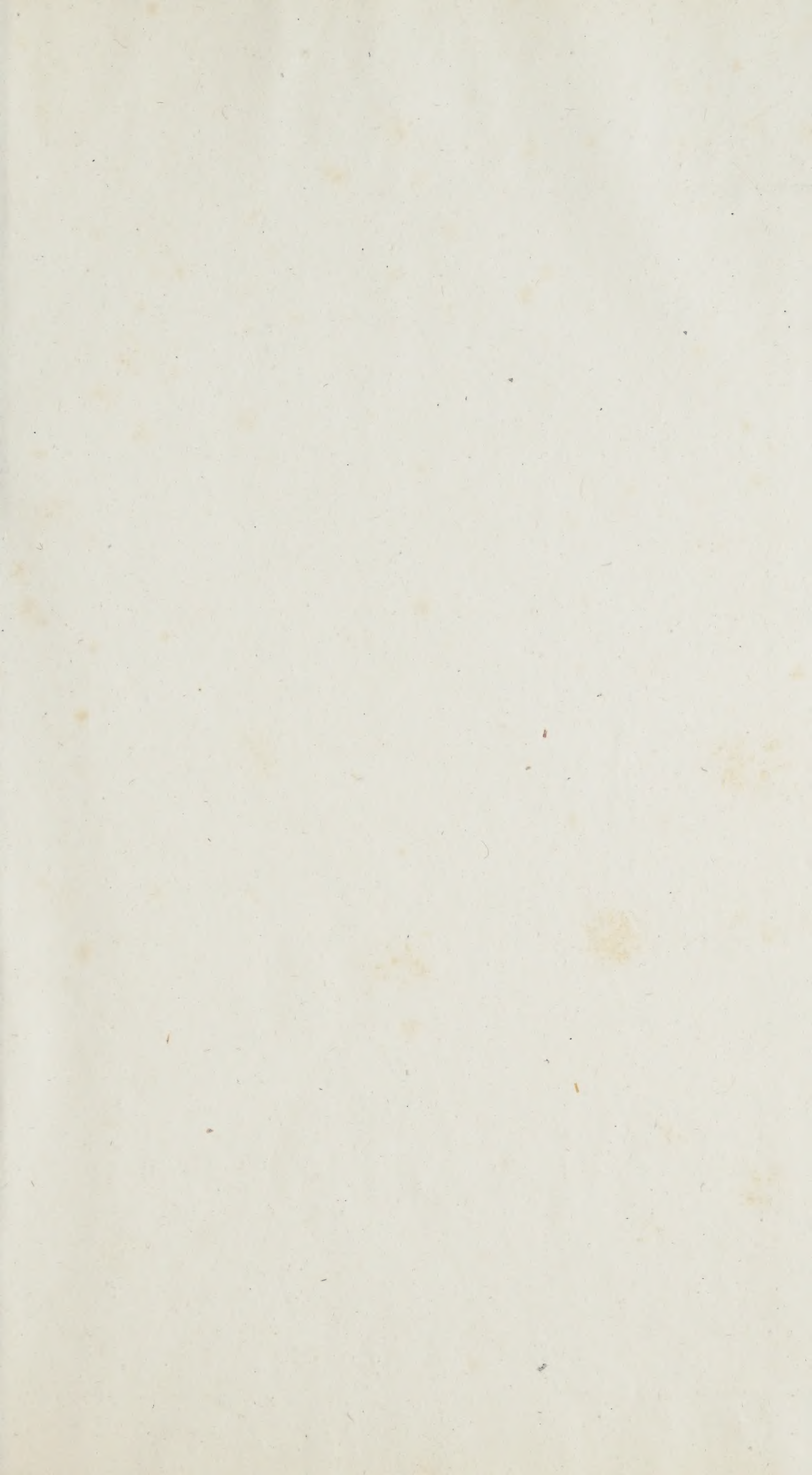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5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孟子卷之三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
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

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
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
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
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

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
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
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
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
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

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
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
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
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

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說　滕文公問爲

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

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
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
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
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

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
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
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
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
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

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
已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
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

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

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
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
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
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
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
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

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
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
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
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
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
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

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
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

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爲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
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
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
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陳良楚產也說周公仲尼之道
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
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

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
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
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
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

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
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
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
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
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
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
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

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
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
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
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
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

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
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
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
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
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

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
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
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
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
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
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

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
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
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
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
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
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
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

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

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
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
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
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
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
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
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
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
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
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
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

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
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
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
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
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

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
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
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
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
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
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
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
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
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

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
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
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
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
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
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
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
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
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
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
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與
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
殺之有僮子以黍肉餉殺而奪
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
其殺是僮子而征之四海之內
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
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
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
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說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
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
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
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
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
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
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

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
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
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一
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
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
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

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
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
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
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
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
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

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
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
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
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
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
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
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
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
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
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

大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
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
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天下大說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
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
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
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
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
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
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

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
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
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
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
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
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

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
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
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
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

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卷之三

